

在這裡，異於他人是危險的，懷疑與好奇是致命的。但是，她將打破所有規範，揭穿這虛假的和平……

A movie poster for the film 'Divergent'. The background is dark with a woman's face in profile, looking down. She has a tattoo of three birds on her shoulder. At the bottom, a city skyline is visible. The title 'DIVERGENT' is in English, and '分歧者' is in large Chinese characters.

DIVERGENT

分歧者

薇若妮卡·羅斯 — 著 — 簡秀如 — 譯

高寶書

Spell 010

分歧者

DIVERGENT

薇若妮卡・羅斯（Veronica Roth）◎著

簡秀如◎譯



高寶書版集團

SL 010

分歧者

Divergent

作者 薇若妮卡·羅斯 (Veronica Roth)
譯者 簡秀如
編輯 林立文
校對 曾士珊
排版 趙小芳
封面設計 陸聖欣
出版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Global Group Holdings, Ltd.
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88號3樓
網址 gobooks.com.tw
電話 (02) 27992788
電郵 readers@gobooks.com.tw (讀者服務部)
pr@gobooks.com.tw (公關諮詢部)
傳真 出版部 (02) 27990909 行銷部 (02) 27993088
郵政劃撥 19394552
戶名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發行 希代多媒體書版股份有限公司/Printed in Taiwan
初版日期 2012年12月

DIVERGENT by Veronica Roth
Copyright © 2011 by Veronica Roth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Global Group Holding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分歧者／薇若妮卡·羅斯 (Veronica Roth) 著；
簡秀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高寶國際出版：
希代多媒體發行，2012.12
面：公分. -- (Spell：010)

ISBN 978-986-185-765-7(平裝)

874.57

101019371

凡本著作任何圖片、文字及其他內容，
未經本公司同意授權者，
均不得擅自重製、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
如一經查獲，必定追究到底，絕不寬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Spell 010

分歧者

DIVERGENT

薇若妮卡・羅斯 (Veronica Roth) ©著
簡秀如◎譯



高寶書版集團

謹以此書獻給我的母親。

因為有她，才讓我寫出了這一幕：

碧翠絲終於明白母親有多堅強，並且納悶著自己這麼久以來竟沒有注意到。

1

我家裡有一面鏡子，掛在樓上走道旁的一片滑動鑲板後方。依照我們派別的規矩，每隔三個月的次日，我可以站到鏡子前，母親會在那一天為我剪髮。

我坐在凳子上，母親拿著剪刀站在我的身後替我修剪，髮絲飄落到地面上，堆出了金色的環狀輪廓。

母親剪完後，將我的頭髮往後收攏，盤成髮髻。我留意到她的神情有多冷靜，完全心無旁鶩。她忘卻自我的本事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我就沒這本領。

我趁她不注意時，偷看了一眼鏡中的自己，不是虛榮心的緣故，而是好奇，誰知道一個人的容貌在三個月內會有多少改變呢？我在鏡子裡看見一張偏窄的臉，大又圓的眼睛，細長鼻梁，我看起來還是一副小女孩的模樣。然而，幾個月前我就已經滿十六歲了。其他的派別會慶祝生日，但是我們不會，那是自我放縱的行為。

「好了。」她把髮髻固定住的時候這麼說。她一抬眼就逮到我盯著鏡子瞧，這時我要移開目光也來不及了。但是她沒有開口斥責，反而對著鏡子裡的母女微微一笑。我皺了皺眉頭，她怎麼沒有責備我凝視自己的容貌呢？

「今天就是那個大日子。」她說。

「沒錯。」我回答。

「緊張嗎？」

我看著鏡中的自己。今天是傾向測驗的日子，測驗結果會顯示我適合五個派別中的哪一個。在明天的擇派儀式上，我必須決定一個派別，也決定我的下半生，決定我要陪伴家人、還是轉身離棄他們。

「不會。」我說：「我們的決定不受測驗影響。」

「沒錯。」她微笑著說：「我們去吃早餐吧。」

「謝謝妳幫我剪頭髮。」

她親了一下我的臉頰，再把鑲板推回去擋住鏡子。我心想，母親若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裡，可能十分美麗動人。她的灰色罩袍底下有一副纖瘦身材，顴骨高，睫毛長；到了夜晚，她還會放下長髮，任秀髮輕拂肩膀。但是在克己派^①的生活裡，她得隱藏起那分美麗。

我們一起走到廚房。在這樣的早晨，我哥哥做早餐，父親一面看報、一面輕揉我的頭髮，母親整理桌面時輕聲哼唱。特別是在這樣的早晨，我因自己想要離開他們的念頭而愧疚難當。



公車上充斥著排放廢氣的臭味。車子經過不平的路面時，老是害我東倒西晃，再怎麼抓

① Abnegation。源自拉丁文，有自我壓抑、放棄權利的意思。

緊座位也沒用。

我哥哥迦勒站在中間走道，手握上方的橫桿，穩住身子。我們看起來並不像：他有我父親的深髮色和鷹鉤鼻，還有母親的綠眼珠以及酒窩。小時候，這些特徵在他臉上形成一種奇特的組合，但現在看起來還挺順眼的。假如他不是克己派的人，學校裡的女生肯定會盯著他不放。

因為遺傳到母親那分無私無我的特質，他不假思索地把座位讓給一位顯然是直言派^②的男子。那名男子穿著黑西裝白領帶，一身直言派的標準打扮。他們的派別重視率直公正，認為世事非黑即白，所以他們也如此裝扮。

接近市中心時，四周的建築物越來越密集，馬路也較為平坦。那棟以前被稱作席爾斯塔、現在叫活動中心的大樓，以擎天黑柱的姿態在霧中浮現。公車穿越高架軌道下方，儘管火車來來去去，鐵軌處處可見，但是我從來沒有搭乘過。只有無畏派的才搭火車。

五年前，克己派的建築志工重新鋪設了部分道路。他們以市中心為出發點，向外拓展施工，直至材料用盡。然而，我家那邊的馬路依然坑坑疤疤，車子跑起來很不安全。不過，反正我們也沒車。

公車在馬路上顛簸搖晃，迦勒還是一派平靜。他扶住橫桿保持平衡，手臂上的灰罩袍往下滑落。從他游移的目光，我可以看出他正在觀察周遭的人，他努力想要看見別人、忘卻自

② Candor。源自拉丁文，意為直言不諱、公正不阿。

己。直言派重視的是直率，而我們克己派則注重無私。

公車在校門口停下，我站起來，快步走過那名直言派男子的身旁。男子的鞋絆了我一下，我趕緊一把抓住迦勒的手臂。我的休閒褲太長了。不過我的舉止向來也不是太優雅。

高等大樓是市內的三所學校（初等、中等、高等）之中最古老的一棟。它和附近的大樓一樣，都是玻璃鋼構建築。大樓前面有一座大型金屬雕塑，無畏派^③的孩子們放學後會來攀爬，彼此挑釁，看誰敢往高處去。去年我看過其中一個孩子跌下來摔斷腿，後來還是我跑回去通知護士的。

「今天要進行傾向測驗。」我說。迦勒的年紀比我大不到一歲，所以我們念同一年級。我們走進校門時，他點點頭。一踏進校門口，我便全身緊繃。校園裡有一種迫切的氛圍，這群十六歲的孩子彷彿個個都想緊緊抓住這最後一天。擇派儀式結束後，我們可能就没機會再踏上這裡的走廊了。一旦選定，新派別便會負責完成我們的教育。

今天我們的課程減半，參加測驗前會全部上完，然後在午餐之後進行測驗。我已經開始心跳加速了。

「你一點都不擔心測驗結果嗎？」我問迦勒。

我們走廊的分界點停了下來，他要往「進階數學」教室的方向走，我則是要去另一頭上「派別歷史」。

③ Dauntless。意為無所畏懼。

他挑眉看著我。「那你擔心嗎？」我大可以告訴他，我對測驗結果已經擔心好幾個禮拜：我究竟會是克己派、直言派、博學派^④、友好派^⑤，還是無畏派？

但我卻微笑著說：「不會。」

他也笑了。「那麼……就祝妳一切順利。」

我咬著下脣，往派別歷史課的教室走去。他從不正面回答我的問題。走廊很窄，但是窗戶透進來的光線卻營造出一種空間感。在我們這年紀，各派別的孩子只能在少數幾個地方共處，而這裡便是其中之一。今天這群孩子似乎衍生出一股全新的精力，像某種末日狂潮。

一名長鬚髮的女孩在我耳旁大喊了一聲「嘿」，一面抬起手對遠處的朋友揮舞，外套衣袖就這樣掃過我的臉頰；接著，一個穿藍毛衣的博學派男孩推了我一把，我沒站穩，重重摔倒在地。

「擋什麼路啦，殭屍人。」他怒氣沖沖地說，但腳還是不停地沿著走廊繼續走。

我面紅耳赤，站起來拍掉身上的灰塵。在我跌倒時，有幾個人停下腳步，但沒人伸手幫我，只是眼光一直跟著我到走廊盡頭。最近幾個月來，這種情況不時發生在我們派別的人身上。博學派不斷釋出反克己派的言論，這已經影響到我們在學校的相處模式了。我們穿灰撲撲的衣服，簡單樸素的髮型，以及特有的內斂低調態度，這些都是為了更容易忘卻自己，

④ Erudite。意為智慧。

⑤ Amity。源自拉丁文，意為友好、和諧、友誼。

也讓別人對我視而不見。但現在，這些特質卻讓我成了箭靶。

我在大樓側翼的一扇窗前暫時停下腳步，等待無畏派的孩子到來。這是我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七點二十五分，一秒不差，無畏派的孩子會從行駛中的火車跳下來，藉以證明他們的大無畏精神。

我父親稱無畏派的孩子為「搗蛋鬼」。他們在身上穿洞、刺青，一身黑鴉鵝的打扮。他們的首要任務是保衛城市外緣的圍牆。但究竟有什麼好保衛的？我還真是不明白。

他們的行為應該要令我不解，令我心生懷疑——他們最重視的勇氣和穿過鼻孔的金屬環之間有什麼關係？然而，我的目光卻追隨著他們來去。

火車汽笛刺耳地響起，聲音在我的胸口迴盪。火車傳出摩擦鐵軌的刺耳聲響，從學校旁飛馳而過，車前燈閃閃發亮。最後幾節車廂駛過時，一大群穿著黑衣、逃難似的少男少女從行駛中的車廂往下跳；有些跳下來後翻滾了幾下，其他的踉蹌了幾步之後又再度站穩。其中有個男孩攬住一個女孩的肩膀，高聲笑鬧著。

觀察他們是一種傻氣的習慣。我從窗戶邊轉身離開，擠過人群，前往派別歷史課的教室。

2

測驗在午餐後開始進行。我們坐在自助餐廳裡的長桌旁，測驗執行者每次點十個名字，請他們分別進入不同的測驗室。我坐在迦勒旁邊，對面坐的是我的鄰居蘇珊。

蘇珊的父親要通勤上班，所以他有一部車，每天接送蘇珊上下課。他提議要一起載我們，但迦勒說我們喜歡晚點到校，不想給他帶來麻煩。

這是一定的。

測驗執行者大多是克己派的志工。但測驗室中，有一間是博學派的人，另一間是無畏派，他們要為克己派的孩子進行測驗；因為法規中明文規定不能替同派別的人進行測驗。法規還註明不得以任何方式為測驗作準備，所以我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我的目光從蘇珊身上轉移到遠在另一頭的無畏派長桌。他們不停喧嚷、笑鬧，還打起了撲克牌；另一張長桌旁，博學派的人正絮絮叨叨地討論著書本和報紙內容，他們追求知識的欲望永不停歇。

一群身穿紅黃兩色的友好派女孩圍成圈圍坐在餐廳地板上，玩一種穿插韻文歌的擊掌遊戲。每隔幾分鐘，她們便爆出一陣大笑，因為又有人玩輸了被淘汰，必須換位置坐到圓圈中間去；在她們旁邊的長桌，一群直言派男孩激動地做出一堆手勢，他們似乎起了爭執，但肯定不太嚴重，因為有幾個臉上還帶著笑容。

在克己派這一桌，我們安靜地坐著等候。派別的習性影響深遠，甚至可以支配你的空間時間，屏除個人喜好。但難道博學派的人時時刻刻都不忘學習嗎？難道直言派中每人都愛自由辯論嗎？但是，他們最終得到的結果還不是和我一樣，依舊不得反抗自己的派別標準。

下一組名單叫到了迦勒的名字，他信心滿滿地朝出口走去。我不必祝他好運，或是跟他保證沒什麼好緊張。他知道自己屬於何處，至少在我們相處的這些年來都是如此。從我有記憶以來，對他最早的印象是在我們四歲那年。有一次，他罵了我，因為操場上有個小女生沒東西玩，而我卻沒有把我的跳繩讓她。現在，他很少會開口糾正我，但我一直都記得那次他臉上不以為然的表情。我試過要向他解釋我的天性和他不同。比方說，上次搭公車時，我壓根沒想到要把座位讓給那名直言派男子，但他無法理解。「做妳該做的事就對了。」他老是這麼說。這對他來說是一種反射動作，對我來說也理應如此。

我的胃一陣抽痛，我緊閉雙眼。十分鐘後，迦勒回來坐下。

他的臉色白得像石膏，兩手在腿側上下來回搓，我想抹掉手心的汗水時也會這麼做。他把手往回抽時，手指還在微微顫抖。我張嘴想問他，但終究沒能說出口。我不能問他測驗結果，而他也不能告訴我。一位克己派志工念出下一組名單：兩名無畏派，兩名博學派，兩名友好派，兩名直言派。接著是「克己派的蘇珊·布萊克和碧翠絲·普里爾。」

我站了起來（我本來就該站起來）。但假如我有選擇，我會巴在位子上、留到最後。我感到胸中有個泡泡正在快速擴張，很有可能膨脹到把我給炸開。我跟著蘇珊來到出口，旁邊的人應該分不出我們誰是誰。我們穿著相同款式的衣服，同樣的金髮，盤成同樣的髮型。

唯一不同的是，蘇珊可能不像我一樣感到反胃。我看得出來，她的手雖然在發抖，但還不至於像我這樣必須緊緊拉住上衣的褶邊不放。

餐廳外面有十間測驗室一字排開。這些是測驗專用的。我從來沒有進去過。這些測驗室和學校其他的教室不同，隔間用的不是玻璃，而是鏡子。我看著鏡中慘白又驚惶的自己向其中一扇門走去。蘇珊走進五號測驗室時，緊張地對我咧嘴一笑；我則走進六號測驗室，裡面有一位無畏派的女士在等我。

她的表情不像我見過的無畏派那麼嚴肅。她有一雙深色的、上著眼影的小眼睛，身上穿著類似男裝款式的黑色運動上衣和牛仔褲。她轉身去關門的時候，我看到她的頸背上有刺青：單色的紅眼鷹隼。若不是緊張到心臟快跳出來，我應該會問她那代表什麼。這其中一定有其種涵義。

測驗室的內牆掛滿了鏡子，我可以看見各種角度的自己：灰色布料下的模糊背影、細長脖頸、指節粗大、紅通通的雙手。天花板在燈光映照下白得發亮，室內正中央是一張躺椅，就像牙科診所所用的那種，旁邊還有一部機器。這裡看起來好像會發生什麼恐怖的事。

「別擔心。」那位女士說：「這不會痛。」她的頭髮又黑又直，但在燈光照射下，我看見其中摻雜了幾縷灰白。「坐下來吧，放輕鬆。」她說：「我叫多麗。」

我笨手笨腳地坐上椅子、往後躺，頭部倚著枕墊。燈光有點刺眼，多麗忙著調整我右邊的那部機器。我設法將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而不是她手上的那堆線路。

「為什麼選鷹隼？」她在我的前額貼電極片時，我不由自主脫口而出。

「我還從沒遇過好奇的克己派呢！」她對我挑眉。

我渾身顫抖，手臂上起了雞皮疙瘩。我的好奇心是錯誤的，我背叛了克己派的價值觀。她一面輕聲哼唱，一面將另一個電極片貼在我的額頭，然後開口解釋。「在古老世界的某處，鷹隼象徵太陽。當時選這圖案是因為我想：假如身上刺著太陽，我就永遠不怕黑暗。」

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多問，但實在忍不住。「妳怕黑嗎？」

「我以前很怕黑。」她糾正我的說法，把下一個電極片貼在自己的前額，再接連到線路上。她聳聳肩。「現在這個刺青讓我想起已經克服的那種恐懼。」

她站在我後面。我死命地緊壓兩側扶手，直至指關節泛白。她用力把後面的線路扯過來，逐一連接到我身上、她自己身上，還有她後方的那部機器。接著，她遞給我一小玻璃瓶的清澈液體。

「喝下去吧。」她說。

「這是什麼？」我的喉嚨好像腫了起來、吞嚥困難。「喝了會怎樣？」

「這我不能說，相信我就是了。」

我大大地吐了一口氣，把玻璃瓶裝的液體倒進嘴裡，接著閉上眼睛。



再度張開眼時，感覺好像只過了一下子，但是我已經不在原地。我又來到學校的餐廳，只是長桌都不見了，玻璃牆外正在飄雪。我面前的桌上有兩個籃子，其中一個裝了一大塊乾

酪，另一個則裝了一把約莫有我前臂那麼長的刀。

在我身後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選一個吧。」

「為什麼？」我問道。

「快選。」她又說了一遍。

我回過頭去看，身後沒有人。我轉身看著籃子。「我要拿這個做什麼？」

「快選！」她大吼。

當她對我大吼時，我的恐懼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我頑強的性格。我皺起眉、雙臂交抱。

「好吧，隨便妳。」她說。

籃子消失。我聽見門嘎吱開啟，便轉身去看是誰來了。但我沒看見人，只有一隻動物：一隻有著高聳鼻頭的狗兒站在我面前幾碼處。牠採蹲伏姿勢朝我走來；牠的嘴咧開，露出一口森森白牙；喉嚨深處傳出嗥叫，現在我終於明白乾酪和那把刀的用途，但為時已晚。

我考慮要拔腿就跑，可是狗兒一定跑得比我快，我應該也制服不了牠。我的頭開始陣陣抽痛，我得做出決定。如果跳到桌子後面、以桌面抵擋呢？不行，我太矮了，不但跳不過去，也沒有足夠力氣翻倒桌子。

狗兒不斷嗥叫，吠聲在我的腦袋裡轟隆作響。

生物課本上說，狗可以嗅出恐懼。因為人類腺體在受脅迫情況下所分泌的化學物質和狗的獵物所分泌的相同，牠們會因為嗅到恐懼而展開攻擊。那隻狗一寸寸地朝我挪進，爪子在地板上抓撓。